

# 绘制自己的诗歌脸谱

## ——读庞洁诗集《诗面庞》

◎ 王可田

没有沿袭,或者说,是她持守的诗歌理念不允许她这么做。

于是,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诗性认知:阅读杜甫时,“秋风陡峭/提醒路过的诗人/要把每一句都当作遗言来写”;面对芒种节气,“麦地的智慧是冷的/收割时的战栗到来前/绝不把内心大面积地虚妄/轻易地唤作风暴”;在边地之夜,“看不到的远方/证明了玄学的亲和力/孤独必有其深凹的入口”……除此之外,还有她对语言的某种“纵容”,如《我有时也写点口语诗》,她这样做,是勇气,更是才能的体现。

看看她如何诗化生活,便对她处理诗歌惯常主题的能力多了一份信心。

《在绍兴咳嗽,兼记八卦一则》这样的出差趣闻,本应在口头上说说而已,但诗人执意将其写成诗。叙事、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,这样的材料,怎样才能加工成诗呢?首先得益于生动有趣的书写,其次是必要的组织和剪裁,还有一点就是透过生活现象挖掘和提炼出一些本质性的体悟。一如“搭讪只是午夜戏剧的本能”,一如《儿科病房》和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》中的“高科技让生病沦为儿童的福利”“人质爱上绑匪/病人爱上医生/小孩把病房当游乐场了”等。甚至“我在绍兴咳嗽”这么平白的口语,为什么“在午夜听起来也富有诗意”?大概是在倾听的过程和我们的意识当中,语言逐渐脱离了现实

所指,具有了某种微妙的“言外之意”,也就是隐喻或象征意味。因此,隐喻和象征无论如何都是诗意的来源或保证。只是我们有时有意规避,或打破了约定俗成的意义的窠臼。

不用说,《在重庆》《牧护关》《我有时也写点口语诗》这些作品,都是庞洁处理日常素材的例证,风趣幽默是其主要特征。哪里是抒情哪里是叙事,哪里是诗化的哪里是散文化的。只要是有意味的语言形式,都可以被诗歌拿来为己所用。最典型的莫过于《春天的十七个瞬间》,通篇只列陈了三个人物的对话,但对话情节出人意料,产生了令人“惊奇”的效果,当然也构成了一种诗意。由此可见,诗不仅存在于情感和思想的震荡中,叙事性话语也完全能够产生诗意,甚至更为新颖。只是没有统一的模板可供复制,需要诗人们在实践中去发现和领悟。

其实,最能体现庞洁写作功力的,不是以上列举的具有叙事性特征的那些,而是不拘泥于形式,或纪事或言情,或体认或思悟,以较为常见的方式书写的作品。而且,在这些诗里,庞杂或散漫的现象很少出现。这也是大部分人能够接受和认同的诗歌“应有”的面相或样式。像《夜读王维》《杜甫在秦州》《冥想练习》《我没有参加过的葬礼》《走失的红裙》等,诚恳端庄的整体氛围,不时地被机敏诙谐的音调加以丰富和调和。诗人的“孤意与深情”在

处理爱情主题时,也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动:“我爱着你/仿佛悼念你”“我啜泣,是因为/多爱一个人/在尘世就多了一段生离死别”。

此类作品中,《海上打坐的人》和《心理医生》给我特别的印象。前一首是典型的意象诗,语言精警,颇具隐喻和象征内涵。“他持续地引领着大海”“用蔚蓝的兵器/叩响秘境之门”,这个类似先知的修行者,或许正是诗人在心灵的秘境意欲效仿或成为的那个人。而后一首诗则写得相当奇诡,“他用理性而克制的技术/探测我理想主义的雷声”“我还看见另一个隐姓埋名的人/在房间中正襟危坐”“多年前我正从此地逃亡/遇见一支出殡的队伍/沿途没有哀号”。诗人以如此的方式营造诗歌幻境,莫非是隐秘地宣泄她那不为人知的哀伤?

我很好奇本书的书名何以叫做《诗面庞》,我猜想,庞洁在命名这本诗集时,是下了功夫也颇见匠心和慧心,其中巧妙地包含了作者的姓氏。写诗的人倾其一生的言说,也仅能触及诗歌极其微小的一部分,或实现部分的可能性,远非全体。我们写诗,某种程度上也被诗书写;我们为诗歌绘制的脸谱,也部分地成为我们自己的脸谱。

诗歌是一种理念式的存在。我们领悟着,阐释着,描绘着理想的诗歌,也分有恬淡、深情和澄澈的智慧。(周晓方 编辑整理)

## 文学作品的弹性说

◎ 杜 帝

文学作品有弹性。是的,读书,不一定拘泥于作家原本的环境,感受到了,你的放射性思维,也许举一反三,也许融会贯通,也许旁敲侧击,原本的文本已经成了导火索,炸起了一片绵绵不绝的联想,浮现了滚滚的回忆。恐怕这也是检验好作品是否有弹性的标志。

哈代是一个通俗小说家,也是一个严肃古板的小说家,他的《德伯家的苔丝》,第一章的标题是《处女》,第二章是《不再是处女》,够诱惑够俗吧,可是你通篇读下来,没有一点色和性的文字,哈代纯净无比,连苔丝被德伯强奸,有了私生子,哺育婴儿之类都非常含蓄,朦胧地一笔带过。应该说,电影在这方面的处理更到位,弥补了哈代的某些缺憾,增加了德伯去敲苔丝门等细节。

哈代的文笔变化多端,他在写苔丝去攀亲打工的路上,写了妈妈和弟弟妹妹们的动作心情,突然来了这么几句:前面走着的是诚实的美丽,两旁围着的是烂漫的天真,后面跟着的是头脑单纯的虚荣。完全是诗意化的表述,把概念化的形容词来用动词穿缀,作者按捺不住的显露,似乎与整篇的文风不符,讲故事突然来了诗意和分析定论。但我们读着很舒服,内容到这里作者按捺不住,也算水到渠成。

说到牛奶厂的温柔青年帅哥克莱,哈代直接跳出来议论,“克莱觉得如其听教堂讲坛的经道,不如听山川草木河流的经道,至于这种态度对不对,我们可以效法口气模棱的辩论家,加以是非两可的字眼。”

按现代派文学的主张,这是犯忌的,新小说冷冰冰的描写叙述,甚至都躲避形容词,他们推崇的是一台无人操控的摄像机。

哈代的坚持传统,也是在坚持人们习惯的感情走向,不拽,不扭,憋不住就说,里外通

畅,心心相印,搞那些冷僻的实验,也许文学圈能接受,读者不吃那一套,怎么舒服怎么来,好看永远第一。

我们当初狂热地吸收西方现代派艺术,未免有些狂飙突进,轰轰烈烈的运动模式,矫枉过正,夸张和习惯的说法是泼洗澡水能把孩子一块倒掉。

当时我们自诩为现代派文学青年,对西方的现代派文学顶礼膜拜,不管不顾地鄙视反感传统,对那些规律性的美学技艺,自觉排斥,现在看来无异于跳高运动员给腿上绑沙袋,好似得意洋洋,其实在作践自己。

哈代写作极有耐心,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,一切都围绕着苔丝,慢悠悠走着,貌似面面俱到,特别是苔丝与克莱新婚,苔丝向克莱袒露失身的难堪过去,克莱的惊愕,两个人的相处,仿佛悬在高空里的钢丝绳上,虽然惊心动魄,但作者仍然不急不躁娓娓道来,还时不时地引经据典。

长篇小说里的中心人物只有苔丝,苔丝周围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,走马灯一样,基本上都是布景。

哈代是怀着怎样滚烫的心痛惜怜爱着苔丝,又是怎样残酷地安排着苔丝悲惨的命运,我在字里行间分明听到了作者沉重的叹息。

让读者着急去吧,那么多的分析点评,引而不发,都是作者谋篇布局制造的阅读效果。直到过了篇幅的五分之一,节奏才稍微加快,情节起伏转折,有了风起云涌大开大合的情境。

最后的几页,你很难忍住泪水,为纯净善良执拗莽撞的苔丝,也隐隐遗憾。似乎伟大的哈代有些累了,或者急于收场,打着哈欠,就到这里吧,就到这里吧,放下了笔。

## 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

### ——浅说程芳新作《栗蓬》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架构

◎ 石 也

程芳在《香草》后,又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捧出她的第二部长篇儿童文学作品《栗蓬》。出乎我预料的是,这是一部读来亲切可人、合上书又忍不住不断回味的儿童文学力作。

儿童文学作家,可能天然带有一些特殊的气质,比如童真、善良、坚韧,丰富的想象力,裹挟着穿透时空的远见。我所认识的程芳,大体就是这样热心儿童文学创作,极富善心、爱心,又能将这些巧妙、精到地揉进作品里。《栗蓬》是讲一个叫晖蓬的孩子成长的故事,他很小就寄养在乡下奶奶家,他正直、阳光、勇敢、善良,富有正义感,几乎汇集了好孩子的所有优秀品质。但他有一个严重的“不足”,那就是从没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——从来没有,好像在梦里见过,在奶奶的唠叨声中见过。为了能见到自己的父母,晖蓬有时也要点小调皮、小淘气,比如他把奶奶心爱的皮鞋藏在自己书包里,把沙子撒进推小豆腐的磨眼里。在阅读过程中,我们也不禁要问,晖蓬的爸爸妈妈去哪了?

程芳用童稚化的语言把读者代入孩子的世界,用孩子的方式思考,用孩子的方式说话,也用孩子的方式解决问题。为了保护小兔子,晖蓬和比自己壮很多的小朋友砚强干了一架;和舞蹈班同学冬锋一起去游泳馆,回来被诬陷偷了金老师的钱,为了“不出卖”冬锋,晖蓬选择了默默承受不白之冤。在《栗蓬》里,这样的情节俯拾即是,生动再现了成人世界已然远去的童年,也深情记录了正在成长路上的孩子生活的点滴。程芳作品人肌入髓地着力描摹、刻画世人共有的童年时光,并从中发掘鼓舞人心

的力量。童稚化语言的熟练运用,成功连接了书者和读者对童年的怀想和希冀,也成功营造了真实感人的现实画面。读这样的作品,让人在体验阅读快感的同时,也能品味出不同的人生态彩。

小说先从晖蓬盼望见到自己爸爸妈妈切入,再从他的学习生活中的一些特定场景延伸出去,直至安排他借宿小芋头家,又因一次特殊的机遇去了新疆。晖蓬意外地和自己的父亲相遇了,而那时,他的父亲却因修路耗尽了心血,已是不治。他的母亲也已于多年前为接送学生遭遇泥石流。人生的悲痛莫过于此,小晖蓬刚刚触碰到自己的双亲的影子,他们就都倏忽飘走了。晖蓬无疑是坚强、激励人心的,他顶住了一切打击和悲恸。当然还有后来,晖蓬、小栗子(晖蓬父亲的养女)继承父辈遗志,继续为边疆架桥修路,直至沙漠铁路全线贯通。砚强、小泽子、小芋头、冬锋也都在乡村振兴的大业中忙忙碌碌,有作有为,就连编织这个美景的程芳,也收获了她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又一座丰碑。

全书逐层展开,在连贯叙事的基础上,层层剥开谜团,为读者呈现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。这种架构的铺设,很见功力,也极能撼动人心。

《栗蓬》以古琴曲作章节,每一章节都和前章浑然有别,却又浑然天成,组合成一个少年的成长史、成才史,也折射出现代乡村的变迁史。总之,程芳新作《栗蓬》是一部值得推广阅读的上乘儿童文学著作,她唯美、清新,也有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。(周晓方 编辑整理)

## 读莫言的新作《鳄鱼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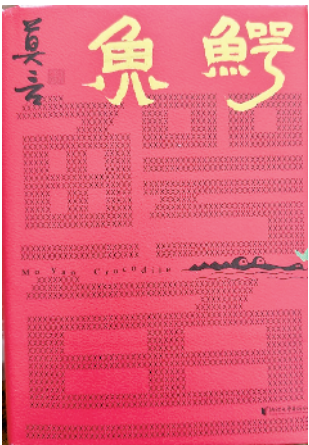
◎ 苏永生

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了莫言先生的剧本《鳄鱼》,称之为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十年后莫言再推出重磅力作”,莫言自己倒是谦虚地表示,“有了《鳄鱼》,我起码可以说是一只脚踏进了剧作家殿堂的门槛”。

《鳄鱼》是一部四幕话剧,写一位叫单无惮的贪官,他原是某地级市的市长,带着妻儿、情人卷款逃到了美国。围在他身边的还有原先的秘书和其他数位商人、亲戚等,这些人无非是看着他有钱,想着各种方法投其所好,从他这里得好处。

这人成为贪官也有一个过程,他原是出身于农村穷苦家庭的孩子,靠个人努力和改革开放的形势,步步高升,当了不大不小的官,也一步步地蜕变,贪污受贿中饱私囊,又通过老婆、情妇、秘书把贪来的赃款转移到美国,也就有了此剧在美国的故事。

他在美国虽然过着豪奢的生活,但内心里却不平静,无法尽享衣食无忧的余生,竟养了一只鳄鱼聊慰心情。贪官因担心被国内追逃回国、防范身边人的欺骗、对于自己前半生反思引发种种内心冲撞,现实中的打击也接踵而来:国内他任职市长时修造的大桥垮塌暴露他贪腐的罪行、情人与秘书卷了他的钱财离



开、儿子吸毒自杀等,终于使他精神崩溃,最终贪官在65岁生日时投身鳄鱼之口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《鳄鱼》剧本的特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。一、独特的反腐角度。该剧本着重写单无惮复杂心理的各个方面,刻画这个人物复杂的个性。二、剧情的推进环环相扣,步步紧逼,体现出莫言叙事的特点:狂飙突进,势如破竹;泰山压顶,不容置疑。三、魔幻与现实结合的创作手法。鳄鱼极具象征,又能人语,语人所不能言。四、语言丰富,感染力强。这也是莫言一贯的特点。穿插用成语、俗语、文学语言等,活泼生动,为舞台表演打下好的基础。

虽然这个剧本没有脱离中国故事“惩恶扬善”的“老套”,故事情节也相对简单,戏剧冲突的强度似乎弱一些,但莫言推出这样一个话剧剧本,证明他在戏剧创作诸方面作出和正在作出的探索。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大作家,敢于触碰现实的“反贪”这个主题,又在戏剧文学的各方面勉力求新,让人敬佩。

从自媒体上看到,《鳄鱼》正由某剧团排演,让我们拭目以待,舞台上呈现出来的表演,肯定更能体现出这部剧作的特点。(周晓方 编辑整理)

## 千万言同样难尽的《水城兄弟》

◎ 肖 瑶

中篇小说《水城兄弟》,作者曹寇。不知是否篇幅原因,通常出现在作者的小说集或电子书里,没有单独成书。但由于我个人比较喜欢所谓“非虚构写作”,所以把这篇从小说集里单独拎出来说。

故事取材自真实事件:2007年,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地区一个叫代天云的人被凶犯陆凤仁杀害,死者的亲人们(包括四个哥哥一个侄子)因为无法容忍当地警察侦破和抓捕不力,动用家族资源自己踏上追凶之路,结果耗时一年有余,跨越6个省份200多个县市,终于抓获凶手。2008年,这起被冠名为“五兄弟万里追凶”的新闻轰动全国。

后来,作家曹寇应《时尚先生》杂志约稿,前往六盘水对代氏兄弟和相关人员进行了十几天跟踪采访,最终完成了这部中篇小说。《水城兄弟》被称为“国内难得一见的‘新新闻主义’式作品”“中国非虚构写作浪潮的开刃之作”。

当然,以上都是我读完小说之后才查到的。对我来说更具认知度的内容在于,陈建斌主演的《人山人海》和让张译演技封神电影《追凶者也》,都取材于这部小说。

小说《水城兄弟》,涉及谋杀、复仇、家族以及独特的农村生态环境。作者深入六盘山区,体验代氏兄弟的生活,走山路、坐摩的、在代家床上与猫共枕,让自己完全浸泡在事件发生的场域。

与电影更强调“追凶”环节,并更注重视觉表达相比,小说里则多了很多与案件无关的旁枝末节:家族史、地方历史、风土人情、地方行政……似乎在作者眼中,那个大山里的世界的魅力,远远超过凶杀案。

于是,最终呈现在文字里的是一幅比“刑事案件”更为触目惊心的乡野风情画。法还是那个法,理却不是那个理。无所事事的凶手、毫无作为的警察、善良与邪恶模糊的村民。每个人的存在都说不上是偶然,却也绝非必然,教育的落后不是万恶之源,是几代人刻进骨子里的思想在现代社会里张牙舞爪、在闭塞村庄中固步自封。

曹寇的文字生猛跳脱、冷峻古朴、去书面化、节奏感强,有股莫名其妙的杀意:

在贵州,或者在人类世界,一个人杀另一个人,未必需要什么深仇大恨,也无需巨大的利益驱使,有时只因一双旅游鞋,有时什么也不为。

在没有找到一个让他不感厌倦并乐此不疲的美差